

老百姓看抗战

『为祖国而战』大画史

Ordinary people Se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黄国宝◎著

上

METRO FIFTH AVENUE PRESS, LLC | NEW YORK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老百姓看抗战

『为祖国而战』大画史

上

Ordinary people Se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黄国宝◎著

METRO FIFTH AVENUE PRESS, LLC | NEW YORK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Metro Fifth Avenue Press, LLC, P.O. Box 745, New York, NY 10163-074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Metro Fifth Avenue Press, LLC, P.O. Box 745, New York, NY 10163-0745, USA) except for brief excerpts in connection with reviews or scholarly analysis.

Ordinary people See th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SBN 978-1-936273-28-7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作者简介

黄国宝，退休副厅级研究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和中国生化学会会员，出生于1937年6月，195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兴化中学，196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安徽省科技研究院从事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近40年，在国家一级学报《微生物学报》、《药学学报》等发表多篇研究论文，并被收入世界权威文摘《Chemical Abstracts》（美国化学文摘，简称CA）、《Biological Abstracts》（美国生物学文摘，简称BA）。“一种从茶叶中提取茶多酚的方法”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镰刀菌含氮代谢产物的研究”和“酸变性淀粉生产新工艺及其应用”等，分别荣获中国科学院和安徽省科技奖，并被录入《中国当代发明家大辞典》（红旗出版社出版，1997年10月，北京）、《国家级科技成果研制功臣名录 第四辑》（海洋出版社出版，1995年北京）等。

我退休后，花费毕生积蓄，收藏抗日战争遗物，藏品种类多，颇为丰富，有当时战场遗物、照片、画报、书刊、地图、邮资票品、书信、钱币、纪念章、旗帜等。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大庆时，《安徽电视台》、《合肥电视台》、《合肥晚报》、《新闻世界》都做了专题报道。2008年10月8日《新安晚报》对我写书作了报道；2009年4月8日《亚洲新闻人物》用2页报道了我写的书“《老百姓看抗战‘为祖国而战’大画史》出版之梦”。

我历时5年，寒冬夏暑，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写成《老百姓看抗战》。本书字里行间都映射出一位自然科学、实验科学工作者的严谨性、逻辑性。

俗话说得好，“五十知天命”，我已古稀之年，名利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写这书不为个人名利，只争国家民族的荣誉，想在幸福的晚年为中华民族，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出一生最终的余力，以回报社会的养育之恩而已。

《老百姓看抗战》简介

新中国首部民间抗战大画史

这是一部由一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近四十年的普通科技工作者遵循严谨的科学态度，以亲身经历过抗战的中国平民的眼光，克服重重困难，呕心沥血历时五年写成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全书文字部分约 86 万字，另附本人收藏的成千幅已尘封六七十年的抗战前线军民的极珍贵照片和珍罕抗战遗物的照片。

老百姓写，给老百姓看，勿忘历史，以史为鉴，振兴中华，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永葆和平。煽动民族仇恨，纠缠政观纷争，是作者极不愿意看到的。

本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保家卫国，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与日本侵略者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奋战。

本书以中华民族奋勇抗战为主线，基本上舍弃了众所周知的血腥场景及日寇暴行，并尽量不用广泛流传的日方出版物《支那事变画报》等图片，不用解放后出版物的图片。

本书对中国人民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记叙较完整，涵盖了军事、经济、外交、间谍等各个方面。

本书以浩如烟海的史料为依据，辅以本人收藏的大量战时遗物做证，言之有据。

本书首先对“神国日本”作了科学之否定，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理论进行了严肃批驳。

本书把中日两国近代史、两国关系浓缩于一章中，以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抗日战争。

本书以翔实数据，对比中日两国开战前后的国情、国力和军事力量。

本书以中华民族奋勇抗战的史实，论证了中国“抗战必胜”，批驳了“屈原”、“苏武”谬论。

本书的其它特色有：

一是列出了较全面的“抗日战争大事记”，即“中日陆海空大战日志（附国内外相关大事）”；

二是考证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并作出自己的推断；

三是对解放后已广泛宣传、众所周知的事件从略，拾遗补缺了大量鲜为人知

的事件，对过去抗战史中遗漏或缺失的史实予以记叙；

四是歌颂民间抗日战争英雄；

五是以事实论证中国抗日战争对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重大贡献；

六是用老百姓的眼光看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

这书绝对不是抗战“正史”，正史是史学家的专利，我这外行是写不了的；这书也不是“纪实文学”，对历史没有添油加醋，主观臆造；这书更不是“小说”，小说完全是虚构的，可以无中生有。故而，此书象麋鹿，即“四不象”。但是，这书会把比较完整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展现在你面前。

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

日寇为什么会迅速侵占东三省？

日寇为什么能占领中国半壁江山？

国军为什么败多胜少，“一溃千里”？

中国为什么不会亡？

为什么中国能胜，日寇必败？

中国军民是怎样抗击日寇的？

中国抗日战争对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哪些重大贡献？

……

这本书会告诉你想知道的这些事，还有其他许多事。读完这本书，你就可以基本上了解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盘散沙”怎样在战火中炼成钢铁水泥？中华民族表面看起来象任人宰杀的羔羊，实际上是沉睡的雄狮。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代序）

“九·一八”距今已 77 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已 63 年；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已 59 周年；2005 年“胡连会见”，国共第三次握手亦 3 年了。真实而全面的抗日战争史，已到昭示天下，告知国人的时候了。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集团的反历史活动而言，这更是刻不容缓。

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漫长岁月内，人们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蒋介石”这些词噤若寒蝉，望而却步，躲避犹恐不及。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贯彻执行胡锦涛总书记的亲民爱民政策后，中国政治越来越民主，早已不见令人心惊肉跳的、满天飞舞的“政治帽子”，中国人民生活安宁，心情舒畅，真正掀起了中华民国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与著作热潮，人们冲破了令人生畏的“禁区”，探索历史真相，还历史以原貌。然而，揭示抗战史真相，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的跨世纪过程，需要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努力，尤其是需要历史学家的深度挖掘，付出艰辛，用抗战精神写抗战史。

我们常说要“以史为鉴”，但是，这“史”首先必须真实、可靠、连贯。否则，无以“为鉴”。我国近代史史料相对比较多，这是好事，同时，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即不同的学者、不同观点和阅历的人们，对于同一史实，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在近代史研究中，不同群体和党派的对立与恩怨，更是强化了这种天差地异。不仅历史中间遍布疑点，就连历史著作里面也常常谬误百出。还原历史真相，确确实实是一件最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所幸，近年我们陆续看到一些有责任心的史学家，他们凭借自身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勇气，正试图拨开笼罩在近代史上的层层迷雾，其中的佼佼者包括杨天石、茅海建、杨奎松、王奇生和高华等。杨奎松教授曾对记者说：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太过强调“革命”，而忽略了历史真实的价值和意义。我相信传统的革命史观之不可取，不是因为相信革命本身有什么错，而是认为这种史观太过强调政治标准了。对毛泽东或对蒋介石，在海内外华人中间，包括生活在大陆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及其生长环境等不同的人之间，看法非常不同，甚至十分对立。因为都是讲革命，大陆上讲的是一套，过去台湾国民党讲的是另一套，互以对方为反革命方，以自己为革命方。

当然，这样一种历史观，只有在政治封闭的情况下才会有其存在的土壤与条件。政治相对开放之后，人们就会逐渐地发现，历史远比那种单线式非黑即白的革命解读复杂曲折得多。如今天看来“政治正确”的逻辑，却未必符合当年中共的“政治正确”。曾有一位军校的研究者提交的论文痛斥苏联在中东铁路事件当中的侵略行径，其说看上去是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的，因为他的逻辑在今天确实是可以成立的。苏俄革命成功后苏联曾一度宣布愿意放弃其权利，后又反悔并坚持其管理权，此事已有损中国主权。二来张学良 1929 年武力接收中东路权，实属中国方面维护主权之行为，苏联竟至出动海陆空军侵入中国境内，一举歼灭东北军海陆军上万精锐，其实与帝国主义无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来肯定张学良武力接收中东路权的行动，并认定南京国民政府力挺张学良的做法是维护中国主权，那么当年中共中央高唱“武装保卫苏联”，积极配合苏军牵制打击国民党军的做法，又当如何解释呢？时代的变迁，曾经结为同盟的中苏关系久已演化为纯粹的民族国家关系，且长期交恶，影响到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从民族主义史观的角度来看待两国之间过去存在过的历史纠纷。殊不知，当年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民党当年收回路权的行动就是打着“革命外交”的旗号进行的。

建国前为了政治需要而进行的有关宣传，如今已失去意义。正如前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指出的：“当时是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宣传鼓动中运用一些政治口号和激烈言词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现在，……科学的使命是对真理的探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经得起时间和经验的考验。”

正人先正己。我们历史书的含金量，直接影响世人对我们当前一些事物的信任度。可见，历史书是绝不可以涂鸦的，绝不可以按主观意识，顺应潮涨潮落信手写来的。它必须是真实的，力求无误。如果人家发现虚构史实，定会怀疑今天讲的是否也有水分。真实的历史，不影响各门各派的观点，对某一真实历史事实，各方尽可提出不同看法，百家争鸣。

我国签约 WTO，融入世界已多年。更何况，如今谁也难以全面控制的互联网，也使地球国界在虚拟世界消失了。

我不是政治家、社会学家，只懂得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我不是军事家，不懂兵法、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我不是文学家、作家，文字功底浅薄，文笔不畅；我更不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知之甚少，不知如何写史。我是学习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四十余年的普通中国人。我的职业病是严谨，所言要经得住检验，落笔重千斤呵！这些自身的缺憾，使我写这本书时，吃尽苦头，寸步难行。

写一篇自然科学专业学术论文，只涉及人数上微不足道的科研人士的专业活动范围，非常非常局限，尚需成百的参考资料。而历史，是过去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写历史，需要浩如烟海、多如牛毛的史料。写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史，客观上最大的困难是，第一手资料难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战争中毁灭和丢失了；日本人在投降时烧毁了，中国历史档案馆就保存有这样的“灰烬档案”；解放前后，民间藏品或捐献，或因逃避政治问题，而主动销毁了；国内外档案馆、大专院校图书馆以及科研院所秘藏了，不予公开，我辈普通百姓无缘一见，等等，不一而足。

多年来，我一切生活从俭，几乎倾囊而出，到处寻寻觅觅，四方托朋拜友，收集和购买了一些抗战期间的实物。其中包括日军战场用品、书刊画报、纪念币章、纸币债券、照片、地图、邮品、广告等品种，以及解放后的相关出版物。其中有些书刊是研究所、图书馆扔出来的。几乎每件藏品都有一个有趣的收藏小故事。虽然，这些藏品已成柜成架，却只是抗战史料的“沧海一粟”。我仅凭这九牛一毛的藏品写抗日战争史，真是自不量力。但是，我想普通读者不会对我苛求的。

自知史料单薄，我想到了互联网，在网上搜索、学习、吸取。真诚感谢网友们提供了我所未知的史料，丰富、完善了本书内容。影视也是我的学习园地。更重要的是，我从一些史学论文、著作中，吸纳了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史料。真诚感谢这些史学家，让本书具有了新鲜性。

面临重重困难，我毅然下定决心，即使再难，哪怕花上十年时间，也要写成这本书。否则，寝食难安。为什么？

一、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珍爱和平，阻止战争

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作为炎黄子孙，都应该并且必须知道，上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特大事件，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处于最危险、最紧急、最艰难的时期，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法西斯妄图亡我的伟大卫国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史无前例的正义与邪恶之战，侵略与反侵略之战，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存亡之战。

作为曾经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一名普通中国人，我深感有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民族责任，一定要写成一本书，尽力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地反映出当时的真实情况。这本书要经得起历史的严格考验。

二、幼时产生的深重抗日情结，令我欲罢不能

依稀回忆把我带回六十多年前的孩童时代。

我的故乡在江苏里下河地区，形似锅底，易受水灾。她是一座美丽的小城，富饶的鱼米之乡。良田沃土盛产的稻麦油，湖泊碧水盛产的鱼虾蟹，养活着数十万善良的百姓。居民日常生活中，按历史形成的章法相处，和和睦睦。吵架是难免的，打架却十分少见。人们有纠纷难解时，双方总是邀请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到茶馆边吃早点，边摆事实讲道理。最后，由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判定谁是谁非。“官司”打输的一方，心悦诚服地掏钱宴请“调解员”和对方吃喝一餐，以示和解。

水乡小城由几块陆地用桥连接而成，似七巧板，几条小河流经城中。东、南、北三面环水，只有西面有一旱路，南北向通往邻县。东、南、北建有三座码头，以东门大码头为最大。城中有东西向“黄金大道”，从东门大码头直延伸至西面南北向的岸路，最为繁华。城东尽头是东门泊，水天一线，碧波荡漾，隔泊相望，看不清对岸的人和物，唯见大小木船匆匆忙忙穿行其间。夏天时蓝天、白云、碧水、绿树，鹰击长空，我和小朋友们常常在东门泊中游泳、打水仗，尽情嬉戏。

约十米高的城墙把小城中心区揽在怀中，倍加呵护。城砖很大很重，用蒸煮熟的糯米饭捣成很粘的胶状物粘接砌成城墙。内外两层城墙间，填土夯实，军队可以在上面活动。儿时，我常和小朋友爬上城墙，从城墙小洞内掏小鸟养了玩。城墙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另有小东门、小南门，大小六门，出入城十分方便，无需绕大弯子。双扇木质城门十分厚重，门杠是一根很重的大圆木，要两人合抬才行。城墙外，是近 10 米宽的护城河。每个城门前，有可活动的吊桥横跨护城河上。遗憾的是，1958 年大跃进把城墙等彻底拆毁了。



1975年5月作者偕夫人摄于故乡东门泊小船上

城内外有不少宋、明、清建筑，景观颇多。一座约 6—7 米高的四牌楼，方形，木结构，由四根大圆柱支撑，上部四周一层层挂满 47 块匾额，每面匾牌都是出自当地状元和朝臣以及文人名士之手，旌表本地籍历史人

物 75 人 81 人次，上自南宋“开科第一”时梦珙，下迄民初“仁寿之征”康龄，跨越 5 个朝代，其中有明代三位宰辅高谷、李春芳、吴生生和文学家宗臣、美学家刘熙载、书画家郑板桥等。一条青石板道从中穿过，人们从青石板上走过时，无论有无文化，都会十分自然地仰望那些匾额。遗憾的是，四牌楼在“十年浩劫”中彻底被毁，除残存几块匾额外，竟被彻底毁得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如今所见“四牌楼”是水泥的，匾额也是新做的。

我的故乡寺庙甚多，有孔庙、东岳庙、城隍庙、都帝庙、东寺、观音寺……。我幼时常随慈母一处处烧香求神拜佛。

东岳庙，在东城门内大街上，坐北朝南，是中国古寺庙中的“怪物”，四不像。庙门口和其他寺庙的神像类似。前后殿中间是大片院子，院子南北两侧是两排房子，内面彩色泥塑群雕是地狱，有“上刀山”、“下油锅”、“把立着的裸体淫妇从头往下锯”等等，令人看后尽做恶梦。后殿有两层楼高，真像故宫“金銮宝殿”，几根盘龙大圆立柱，一群大菩萨塑像，“东岳大帝”端坐中间案后，两旁站立文武大臣。我没去过长江三峡的“酆（丰）都城”,不知“东岳庙”是否是它的翻版。可惜在第一次解放时，菩萨被砸毁，一扫而光，如今已无从考证。

传说，明朝某状元被招驸马，首次回家省亲，向其父海吹，他每天可上金銮宝殿，见到皇帝。金銮宝殿的神秘、壮丽，抨然使状元老子心动，要儿子带他也去看看。这一下,儿子傻了,那皇帝的金銮宝殿岂是平头百姓的去处。不让老子去，又有不孝之嫌。有人出了个主意，在东城内修一座“金銮宝殿”。说干就干，建到一半时，大祸临头，有人向皇帝告密说，“驸马私造金銮宝殿，密谋造反”。公主一听，容颜顿失，火速急告驸马。驸马又火速急派快马连夜赶到故乡，令工头立即停建“金銮宝殿”，而改建成一座庙宇，命名“东岳庙”。再说皇帝，闻报后也十分吃惊，立马派特使调查。特使去一看，明明一座“东岳庙”，哪是什么“金銮宝殿”。诛九族的重案，轻松化解，告密者反受皇帝严词训斥一番，险丢了性命。

孔庙在城中南部，门前路南有数百平米的“放生池”，一座南北向的石桥横跨池上。池边有台阶伸到水中。池中游着人们放生的鱼、龟等。正门外有巨石牌坊，四根石柱隔成三门，有门槛。庙门在石台上，也是中大侧小三个门。前后殿间空地铺的都是长方形大石板，四周是高高的石台，盖了一圈房子，有石阶供人上下行走。东西两侧供奉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彩塑群雕，个个精细无比，栩栩如生。北面石台更高，近方形的大殿有两层楼高，约一二百平米大小，殿中端坐着约 3 米高的孔子彩塑,两旁分立门生,巍巍壮观。解放后改成“江苏省兴化中学”，我的中学母校。

东门外大街的池寺也很大，门口有 2 米多高的两尊神雕，门内两侧有 3 米高的四大金刚，殿中间是韦陀神雕，沿青石小道，通过一大片空地，到两层后殿，

上下殿供奉了许多菩萨雕塑。第一次解放后，他们均被砸成泥堆，百十尊菩萨被扫地出门。池寺改成了新四军织造厂，纺纱织布做军服。后来，此寺被改成“城东小学校”，我的小学母校。

东城外还有一座四角飞檐的五层古塔，高约 20 米，顶上是一只小“葫芦”。每个尖尖翘起的飞檐头上，都挂着铜铃，一阵风来，叮叮咚咚，十分悦耳。塔内各层用木梯相连，我曾与小朋友们拾级而上，远眺全城。这是全城最高的建筑，可一览城内外情况，战时成了最佳的制高点和瞭望塔。1945 年第一次解放后，出于军事目的，古塔被拆毁了。拆塔那几天，小城的人几乎都被吸引到那儿，我是其中小目击者之一。那顶部的小小“葫芦”拆下后，有头号铁锅那么大。

坊间传闻小县另有北海池、方竹、东门泊巨型铁链等八处景点，其中方竹、东门泊巨型铁链等被日军盗走了。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第二次解放后，一些战火幸存的“老古董”，又继续逐一消失了。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还记得这些“老古董”，回想起来感到十分惆怅。

有人说整个小城极像一条巨龙横卧在莽莽苍苍的水乡泽国之中，东城外似“龙头”，北城外如“龙尾”。在“龙头”上，“小尖”一带为上颚，“大尖”一带为下颚，而“小尖”与“大尖”之间长达 500 多米喇叭状的龙津河，则似巨龙张开的“嘴巴”。龙津河中有一南北窄、东西长的垛子，酷似巨龙口中的舌头，故龙津河又名“龙舌津”。“龙嘴”东南隅的车路河及东北侧的白涂河，又恰似“龙嘴”上两根颤动的“龙须”。两根龙须之间，漂浮着许多生长四时瓜果蔬菜的隔岸、高阜、垛子，四周环绕蛛网般的沟、港、河、汊，在阳光照耀下，水气蒸发，形成既像从“龙嘴”里喷发出的“龙涎”流光溢彩，又如万里蓝天变幻莫测的“春云”景象，不仅奇特，而且十分迷人。龙津河口东门泊水域宽阔，每逢春夏季节，雨过天晴，时常发生被周围百姓称为“现城”现象的“海市蜃楼”。因此，在宋、元、明、清时代，这里便逐渐成为商贾云集、市井繁荣的“风水宝地”。

从飞机上往下看，兴化县像浙江淳安县千岛湖一般，成千上万的良田沃土漂浮在无尽碧水上。这种垛田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每块垛田四周都被水环绕，大的几十亩，小的只有几平方米，总面积有 8 万多亩。至今我不知道兴化垛田究竟有多少块。对垛田的形成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宋代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称为“芙蓉砦”，后被利用为农田。另一种说法是历史上人们为了防御洪水，不断竣河取土加高田地，使得块块农田宛如漂浮在水面上的岛屿。由于它位于洼地中心，湖荡附近，形成一个个高于水面的田垛，所以称为垛田。曲曲弯弯的河道，垛垛相通，家乡人称为“八卦阵”。不要说是外国人、外地人，就是当地人，若不熟悉水路，也休想自由地出入其中。常有不识水路的船家，被迷困水中，皆由熟悉者引路才得以出来。

故乡美丽如画，民风淳朴善良，在我心目中，她远胜于如今闻名遐迩、五洲游客趋之若鹜的江南水乡周庄等旅游胜地。她好端端地招惹你日本了吗？为什么日寇铁蹄肆虐践踏，烧我民房，杀我同胞，奸我姐妹？这令幼小的我刻骨铭心。

1938 年起，日寇开始入侵兴化，于 1940 年、1941 年两度占领兴化城，1941 年 2 月 20 日（正月二十五日）—1945 年 8 月盘踞兴化城长达四年半。

我出生于“七·七事变”爆发后数日，可以说，在我呱呱落地后，即听到日寇枪炮声、炸弹声，听到战场上的冲杀声，听到同胞们的悲惨哭泣声。

南京失陷后，韩德勤的江苏省政府及所属厅局，迁到了我的故乡，韩德勤所率国军，也随之撤到我的故乡。一时间，城乡多了许多省府人员和军队。城内各个中小学和各个庙庵，以及大户人家，都驻满了省府机关和国军，显得拥挤不堪；一些镇和大点的村，也人满为患。幸好，鱼米之乡，养得活这么多军民，军民之间还算得上平安无事。只有一些伤兵，不时骚扰百姓。我家东面不远处的池寺，驻了些伤兵，因一名伤兵打了一个中学生，曾经与中学生们发生过沖突，被中学生们团团围困在寺中。省府闻讯，立即派宪兵队前往处理打人伤兵，中学生讨到说法后，随之散去。一场纠纷，很快平息了。我家小吃店被伤兵白吃了不少，理由是“我们在前线打小鬼子负了伤”和“沒有军饷”。一是不敢惹，二是也可怜他们，家父心想“算了，吃就吃点吧”。

1939 年，日寇飞机多次轰炸了我的故乡。家父把我母亲和我以及姐姐们，送到乡下去避难。兵荒马乱，乡间也不太平，常有土匪抢劫。农民们和避难的城内人，自发组织起来护村，夜间时闻稀稀拉拉的土枪声，报警的敲锣声。1941 年春节将至，家父把一家老小从乡下接回家过年。岂料，很快即风传日寇要进攻我的家乡了。家父又急匆匆跟随着逃难的人流，把全家老小送到北门窑厂。那一座座圆形砖窑，挤满了不同家庭的成员。我大姐已是大姑娘了，深感生活不便。家父又把一家老小七八口人，送到南门朋友家。

春节到了，日寇也来了。在汉奸的引导下，日寇顺利通过县城四周的水乡“八卦阵”，从水陆两路，大举进攻。我家小吃店在最繁华的东门外大街上，是东门大码头到东城门的必经之路。东门大码头在东门泊西头，水面辽阔，我方建有三层大碉堡，驻重兵防守，控制水面。可是，碉堡上没有大炮，防守不易。春节，东门泊中，日军多艘炮艇、装满日军的大批木船，蜂拥而至。泊中日军炮艇猛烈炮击碉堡后，密集的步兵开始登陆冲锋。中日两军连续打了三个日夜，没有停过。碉堡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拉锯战十分激烈。

家父让我哥守店。战事结束，我哥告诉家人他亲眼所见的三个日夜的血战。从门缝中，目睹一批批的国军出东大门，跑步增援碉堡守军，不久，仅见血糊糊的少数人退回。最后一批增援部队，已不是穿黄布军装的国军，而是头戴黑色礼帽，

身穿黑色长衫，腰扎黑色腰带，长衫下摆塞在腰带内的韩主席贴身警卫队。人人手枪插在腰间，手端机枪或冲锋枪，急奔东门大码头碉堡。家兄见状，心中发慌，这一下坏了，已无兵可派了。韩主席贴身警卫队，一阵反击冲杀，又驱逐走了猛攻碉堡的日军。日军见韩主席贴身警卫队上来了，再次组织强攻，钢炮机枪火力更猛，进攻的日军也更多。双方在碉堡外，激战了数小时。当家兄听到急促的脚步声从东面传来，透过门缝往外一看，完了，只有少数警卫队人员满身血污退下来了。日军夺下碉堡，艇船上的日军全部登陆，沿东门外大街猛攻东门。不久，东门陷落。

从旱路进攻的日军，杀红了眼，把躲在北门窑厂内一座座砖窑中的我同胞都杀死了。日寇烧杀队，先用枪扫，而后进入窑内，逐个翻看，一旦发现还没死的人，就用刺刀挑死。我家一门七八口人南迁了，才免遭此浩劫。

日军侵占我故乡后，烧杀奸淫抢，无恶不作，罪恶滔天。城内外尸横遍地，我曾目睹过两具尸体，一具在东门弯巷内，一具在东门口木器店内。两具尸体旁，是已凝固且稍发黑的大片血污。这对幼小的我，刺激太深，挥之不去，永世难忘。幼小的我，不懂得那么多，只知道小鬼子实在太坏了，他们不是人，是妖魔鬼怪。

日军统治后，“亡国奴”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在东城门内外，有多名日伪军警岗哨，搜查进出城的我同胞。“亡国奴”们进出城，必须向日寇脱帽鞠躬。如果稍不留意，忘了脱帽，或者鞠躬不到 90 度，或者其它什么原因，小鬼子轻则打耳光，骂几句“八格牙路”；重则罚跪，叫你直直跪着，头顶城砖，不许掉下；或者叫你双手高举圆木，不许放下。掉下或放下，那就更惨了，准挨一顿拳脚。严冬酷暑都一样。

日军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也习以为常。一天，家父正行走街上，当面来了个小鬼子，端起上了刺刀的三八枪，猛地冲向家父，朝我父亲棉袍上一划，棉袍被从下而上划了一个尺把长的口子，棉袍中的棉花漏出，随着阵阵寒风在空中飞舞。家父吓得一身冷汗，急忙掏出一沓纸币给他，小鬼子才奸笑着走开。我家开的“黄义盛饺面馆”，仅临街一间铺面，还是高价租的人家的，主要经营馄饨、刀切面和烧饼，逢年过节也蒸馒头、花卷卖。家父手艺在小城是响当当的，馄饨、刀切面和烧饼味美价廉，十分受乡亲们赞赏。一群群小鬼子也闻名而来，这下我家可倒大霉头了，小鬼子白吃白喝不给钱，有时还从钱盒中抓一把钱走。顾客看到店内有小鬼子，吓得不敢进店。我家经济日渐窘迫，勉强生活。馄饨面条无法做下去，改为烘山芋卖，吃饭是有一顿没一顿，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儿。

强奸妇女是小鬼子最擅长的事，到处乱钻，疯狂找“花姑娘”。女姓同胞外出时，几乎都要在脸上，浓淡不一地抹上一层锅灰。上街时，神情紧张地关注四周，甚至目光所及的远处，看看是否有小鬼子。一旦看到鬼影，立即拔腿就逃。也常有

稍不留神，落入魔掌被强暴的。有一位新娘刚入洞房，小鬼子跟着闯进来了，亲友们拦也拦不住，拖又拖不走，新娘拼力反抗，弱女子哪能是强盗的对手，遭强暴后的新娘羞恨难当，发疯似的冲出新房，跳进屋前河中自杀了。河太大了，亲友们及时协力施救也未能救起她。一位头披红巾正憧憬美好夫妻生活的十几岁的新娘，一条鲜活的少女性命，就如此葬送在畜牲不如的小鬼子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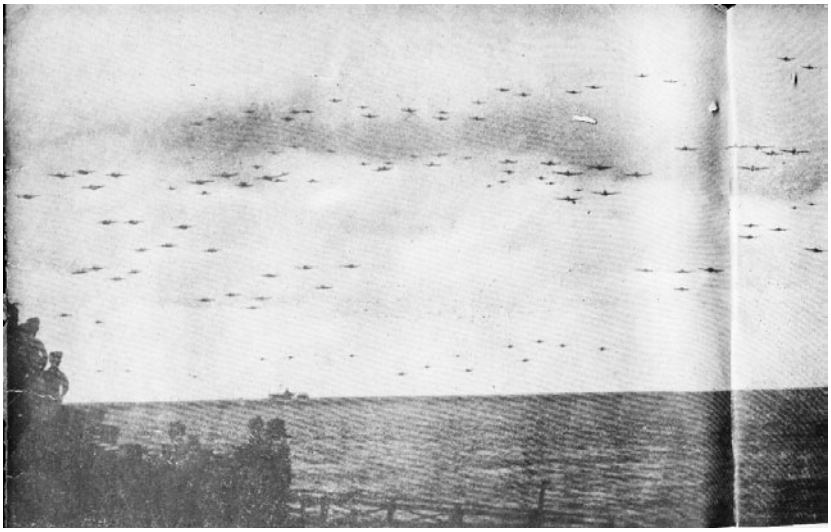
对患肺痨、麻风、霍乱等传染病的病人，小鬼子派防疫队直接拉走，活活烧死。

“亡国奴”就过的这种非人非畜的日子！

老百姓对小日本恨之入骨，一有机会就设法弄死他们。日军偶尔会单独行动，抢东西，找“花姑娘”。这时机会来了，乡亲们用麻绳从其身后猛套在他脖子上，往后一揹，叫“揹娘舅”；或用麻袋把身子套住，再用乱棍打死；也有从身后用棍子猛击头顶的，叫“打闷棍”；好多花样。打死后往河内一扔，或者找荒地一埋了之。当时，这些传闻最令人振奋、高兴，听了真解恨。

我虽年幼，对如此国恨民仇，却已有深刻记忆。说不清具体日期和具体人，却对当时事件仍记忆犹新。小小心中，对小鬼子只有一个字：“恨”！对引狼入室的汉奸卖国贼更恨！深重的抗战情结，由此而生。对故乡的深爱，对日寇的仇恨，播下了本书的种子。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小小县城沸腾了，似火山喷发，似惊涛拍岸，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大街小巷人山人海，个个喜笑颜开，



那不是以前见过的几架，也不是几十架几百架，而是满天都是，几乎把太阳都挡住了，谁也数不清。飞机从天空呼啸而过，那飞机影子不定地在地上闪过，蔚为壮观。

发疯似的跳啊叫啊，欢声雷动：“小日本鬼子投降了！！！”九岁的我，也心花怒放，跟着小朋友们跳啊叫啊，事后也不知道自己叫了什么。这是纯自发性的，没有策划者，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者，只有参与者，在我这一生，也仅有这一次。又有一天，从未听到过的、轰轰隆隆的巨响，从空中极远处传来。人们又一次拥向街头，仰望蓝天，有人首先叫起来：“飞机！”随之，众人都看到了从南方飞来的飞机。那不是以前见过的几架，也不是几十架几百架，而是满天都是，几乎把太阳都挡住了，谁也数不清。飞机从天空呼啸而过，那飞机影子不停地在地上闪过，十分壮观。这是我一生中，唯一见过的特大机群。后来得知，是盟军组织的一次庆祝日本投降，并最终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庆典活动。这两件事在小县城是空前绝后的。

三、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道，或者已经淡忘了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那跟现在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人如是说。我无权责怪国人数典忘祖，无权责怪人们患上健忘症，好了疮疤忘了疼。在和平幸福的日子内，谁愿意回首那段悲惨屈辱的岁月？谁愿意听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

“抗日战争”不就是“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鸡毛信”……这些吗？还有什么？“台儿庄会战”。甚至有人瞪大双眼，十分惊讶地说：“国民党军队也打鬼子？没听说过。他们不是妥协投降吗？你说话要有根据。”

除“七·七”外，“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等特殊的抗战日子，知道的人也不多。有青年学生回答记者说：“九·一八，是ＸＸＸ的演唱会吧。”

对这些，我只能无奈地一笑了之。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不可强求，不可指责。

最令人费解的是，直至今天，仍然有一些人专找中国军队打败仗的案例，加以夸张，说什么“遇到日寇就望风而逃，一溃千里”，并声嘶力竭地到处宣传。他们居然还自诩是最爱国的中国人。有一位网名叫什么“道士”的，发表了长篇累牍的帖子，很有代表性，除了夹杂一点不文明侮辱人格的词汇外，他用大量“战斗事实”全面否定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的英勇战斗和辉煌战功，否定中国军队打过胜仗，而且说中国军队抗战战例“已成为国内外军事院校的反面教材”。我不清楚其所言依据来自何处，本人也无意妄测他出于何目的把它放到网上。但是，我断然认为，这至少在客观上违背抗战事实，是给神圣的中国抗战抹黑，给法西斯日军贴金，于国于民贻害无穷。该“道士”须知，今日中国已非往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民也已非往日“愚民”。古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是神圣的中国

抗战赢得了最后胜利。你能否定日本向中国投降这个铁的事实吗？邓康延讲了他的一次亲历：“在 1945 年 7 月 7 日落成的腾冲国殇墓园，我们遇到一位七旬老人，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军人。他感慨道：‘几十年回过头说一句公道话’国共都在抗战，只是当年国军守土有责，必须正面抵挡拼杀，所以责任更大，伤亡也更重。忘记远征军对民族的功绩，就是背叛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之后我得知，他原来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原院长秦伯益将军。当时我看到他虽身穿便装，仍以一个中国老军人的威严向墓塔敬了军礼。”“道士”先生还是多读点史吧，至少先读一读《开卷有疑》一书也好。最少也得聆听一下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5 年 9 月 3 日庆祝抗战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讲的这句话：“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否则，就你个人的信口雌黄，会贻笑大方的。

2003 年 9 月 17 日夜到 18 日发生的“珠海买春”事件，对我刺激特大。这不是第二个“九·一八事件”吗？ 72 年后，小鬼子竟敢再次公然向我国人民挑衅滋事，令我数日“怒发冲冠”。静心细想，一股倔劲起来了，我要宣传抗战史，让人们知道今天的和平幸福日子与抗战的关系。宣传一人是一人，宣传多少算多少。如宣传百人，仅一人愿听；宣传一百句，只听了一句，那也是成功。比起自己不作为，强了许多。宣传，首先要有素材，仅凭自己已知道的那一点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开始大量收购抗战遗物。一到手就急不可待地读啊、看啊。越读越看，越感到自己的无知，越想收购更多的东西，以充实自己。

读史，使我知道了，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我军伤亡 380 万人，其中国军 321 万余人，共军 58 万余人；无辜百姓伤亡约 3500 万人；中国经济损失约 6000 亿美元；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被推迟了近 50 年。就是这些惨重损失，才换来了日本投降，换来了新中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如今这一切。很简单，在日本统治下，只能当亡国奴，命都攥在小日本鬼子手中，还能奢求什么美满幸福的生活，那只能是黄粱美梦。

我读着那些一本本、一批批收集来的史料，一阵阵被震撼，时喜、时悲、时怒、时急，一言难尽。尤其是看多了、读多了，自己不由得身在其中，耳边回荡着激昂的冲锋军号声、“冲啊！杀啊！”的呼号声，汇成了“为祖国而战”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声，如惊涛拍岸、电闪雷鸣。英烈们的战斗呼号，无辜百姓亡灵的悲惨呼号，日夜在我耳边、在我心中震撼着，使我必须做点什么。如若不做，我必寝食不安。做了，才会平静许多。口头宣传抗战，效果欠佳，作用不大；举办小型展览，受条件限制；写成书宣传，虽然比不上影视片的效果，却比口头宣传效果好，传播远，范围广，作用大。我要借助书，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抗战的英勇事迹，抗战的辉煌战果，抗战的伟大胜利。同时，让读者通过此书，能够